

家祭如何告乃翁

——林景熙哭告陆放翁

徐宏图

南宋初年，爱国诗人陆游，眼看中原沦陷，九州破碎，所作七绝《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至宋末元初，平阳爱国诗人林景熙感于九州虽同、国号已非，而作《书陆放翁诗卷后》哭告曰：

青山一发愁蒙蒙，干戈况满天南东。

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

明贺贻孙《诗筏》评上述陆、林二诗曰：“忠孝之诗，不必问工拙也……二诗率意直书，悲壮沈痛，孤忠至性，可泣鬼神，何得以宋元减价？以此推之，宋人学问精妙，才情秀逸，不让三唐。”所论甚是。唯“沈痛”云云，窃以为林诗或比陆诗更甚，此乃痛定思痛更痛故也。

九州虽同 朝代已改

陆游于宋嘉定三年(1210)死后，南宋继续受到金、元的人侵，不停割地求和，国势日衰。至德祐二年(1276)，终于到了灭亡的前夕。是年正月，元大将伯颜举兵占领南宋国都杭州皋亭山(今临平附近)，宋奉表投降。丞相陈宜中出逃。宋将张世杰等率兵离临安。文天祥以右丞相入元营谈判，被扣留。二月，宋夏贵以淮西三府六州三十县降元。三月，伯颜虏宋全太后、帝显等北归，留诸将平定南方。闰三月，宋陆秀夫、张世杰、陈宜中于温州奉益王昀为天下兵马都元帅，企图夺回宋帝显，不成。四月，文天祥逃至温州。五月，益王昀在福州即位，是为端宗。十二月，迫于大军压境，宋端宗在惠州，遣使奉表请降。越三年，即祥兴二年(1279)二月，宋元海军在崖山决战，宋军大败，陆秀夫负幼帝投海死，张世杰退至海陵山，遇风坏船，溺死。南宋宣告灭亡。两宋共十八帝、三百二十年；南宋九帝，一百五十三年。这一时期，南宋的局势，正如林诗所描述的，“青山一发愁蒙蒙，干戈况满天南东”，北望中原，青山细如一发；回望东南，满目干戈。不仅中原沦陷，东南国土亦已丧失，直至灭亡。

此刻，九州虽同，主人已易，完全被元

蒙统治者所占领，成为元朝的版图。昔日陆游虽有悲愤，尚有家园宗社根基可恃，如今林景熙悲愤，早已无所可依。更有甚者，令陆游死后仍然盼望祖国统一的愿望也终于彻底破灭。作为他的“来孙”，面对这一惨状，家祭时，除了心底流血、愧对祖先外，还有何脸面向他们奉告呢？

壮志犹在 报国无门

南宋亡后，元政府极力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对汉人作出种种禁止。例如：元至治二年，禁汉人执兵器出猎及习武艺；禁以金银、丝绵、子女下海；禁白莲佛事；禁日者妄谈天象。至元三年，重申禁汉人、南人执兵器；有马者缴官；又禁止学习蒙古、色目文字；伯颜甚至主张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顺帝未听；民间传闻朝廷将搜括童男女送蒙古当奴婢，从中原到江南，十三岁以上男女，婚嫁几尽；据《草木子》《庚申外史》载，伯颜下令，北人殴打南人，南人不得还手。汉族知识分子，除个别投靠权贵外，均被排斥、歧视，其社会地位之低，有“八娼、九儒、十丐”之谓，被排在娼妓之后，乞丐之前。自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9)，直至元仁宗延祐二年(1314)三十年间，元政府为了限制汉族知识分子参加政权，从未举行科举，使汉族知识分子失去仕途升迁的机会。延祐二年，为了缓和一下汉人、南人的反对，勉强恢复科举，但仍然极不公平。据《元史·选举志》载，“试蒙古生之法宜从宽，色目生宜稍加密，汉人生则全”。皇庆二年，还规定“经学用程、朱传注；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别命题”。因而迫使汉族知识分子每每无意科举，“绝意仕进”，以至“有决意不仕者，断其右指，杂屠沽中”，“又有高飞远举，托之淄流者”(《千

年眼》)。他们中即使及第，也“每每抑沉下僚，志不得伸”，“盖当时台者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职，中州人多不得为之”(《真珠船》)；“其得为者，不过州县卑秩，盖亦仅有而绝无者也”(《草木子》)。

鉴于上述种种，陆游的“来孙”们自然更受到元蒙统治者的迫害与限制，他们中的幸存者，除了牢骚与愤怒外，能有什么值得奉告乃翁呢？

义旗虽举 复国无望

宋、元易代后，元蒙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对南宋遗民尤其是旧臣予以严厉的镇压。例如：元至元十五年十二月，元兵袭执宋丞相文天祥于广东五坡岭。次年正月，元将张弘范要求文天祥招张世杰，文天祥书《过零丁洋》诗拒之。十月，被押至大都。越三年，于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杀了文天祥。天祥字履善，改字宋瑞，号文山，庐陵，著有《文山先生全集》，其中《指南录》各卷，收起兵抗元所作诗歌，备述所遭险难，尤有价值。又如宋遗民谢枋得被押赴大都，逼其投元，不肯，绝食死。尽管如此，各地反元义旗不时而举。例如：元至元十七年，闽赣等地发生多次农民起义，南康有杜可用，被史弼所镇压；汀、漳有陈吊眼，被完者都所败；建宁有头陀军黄华，战败被俘。至元十九年，太平、宣城、徽州等饥民抗元，旋败。中山有人称“宋王”，聚千人反元。次年，广东新会林桂方等反元，号罗平国，年号延康，旋败。黄华再起，用宋祥兴年号，被元将刘国杰镇压。至元二十一年，邕、宾、梧、韶、衡、漳及宝庆、武冈等地相继发生起义，河间任丘县民李移住以反元被杀。至元二十六年，宋钟明亮率旧部入江西，攻南安、赣州等地，旋降元，不久再起，

攻漳、梅等州。台州杨镇龙在玉山起义，建大兴国，年号安定，众十余万，被元将史弼所镇压。

由于大势已去，这种种零星的起义，远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元蒙政府的统治。陆游的来孙们，面对着这种复国无望的局面，除了悲痛与失望，还有什么可以奉告其祖呢？

收拾遗骨 以报先皇

既然江山易主，报国无门，复国无望，对于陆游的来孙们来说，或许只有收拾遗骨以报先皇是头等大事了，也是唯一可以告慰乃翁的了！林景熙、郑朴翁、唐珏等则秘密地替他们做了这件惊天动地的义举。据元章祖程《白石樵唱注》：元兵破宋，河西(西藏)僧杨琏真加(杨胜吉祥)行军有功，被封为“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以管辖诸路僧人。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肆意发掘会稽南宋六帝陵墓，取其骸骨运回杭州筑塔于宋内朝旧址，其余遗骨弃草莽中，人莫敢收。时林景熙、郑朴翁、唐珏等人正在会稽，对此痛愤不能已，遂相率扮作“采药者”(或称“乞丐”)，至陵上“以草囊拾而收之”。又闻理宗崩骨为北军投河中，乃用钱雇买渔翁打捞，幸好一网而得，装成两函，托言“佛经”葬于越山，后移至兰亭，并植冬青树为标志，作《冬青花》诗以抒忠愤。诗曰：“冬青花，花时一日肠九折。隔江风雨清影空，五月深山护微雪。石根云气龙所藏，寻常蝼蚁不敢穴。移来此种非人间，曾识六万觞底月。蜀魄飞绕百鸟臣，夜半一声山竹裂。”他们的义举，是对元蒙统治者镇压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的暴行表示无比的愤慨与抗议。其爱国事迹自明代开始即被编成《冬青记》《冬青树》《泣冬青》等剧本演出于戏曲舞台。据吕天成《曲品》载，昆曲《冬青记》于苏州千人石上演出时，“观者万人，多泣下者”。

总之，林景熙的《书陆放翁诗卷后》，无论内容或形式，均可追美陆游原作，千古传唱。正如陈增杰在其力作《林景熙集补注》中所说：“‘青山一发’四语，满腔悲愤喷涌而出，读来最为沉痛，与《示儿》诗同垂不朽。”

阅读手记 又一片树叶落下

吴合众

在一通致友人信中，沈从文写到两个孩子长大成人，曾有一番感慨：

“看看他们的成长，更易明白这半世纪过的日子是如何稀奇古怪，只能照一般常说的，‘能活下去，便是胜利。便是幸运。’”

这种隔世之感，真是容易在这片土地上反复出现。本月读书五种。

“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杨念群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这册皇皇巨著接续的是《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一书的思路，不同的是，《何处是“江南”？》关注的是清朝帝王与以江南士林为代表的汉人知识群体的思想博弈过程。这册《“天命”如何转移》关注的是清朝统治者在吸收儒家道统思想资源后，融汇多族群历史文化要素，形成大一统观念的演变轨迹。这个过程中，夷夏之辨渐渐被更为宏观的大一统“中国”所取代，集道统、治统一体的天命观，成为清朝统治合法性的思想渊薮。这种观念也通过“教”“养”关系，具体落地到清朝的底层实践中，这种实践，杨念群也通过分析“乡约”和“宗族”作为地方社会细胞发挥作用的过程，进一步探讨了清代“地方自治”的基本样貌和实施限度。凡此种种，对后人了解清代的思想钳

制，可谓一语中的。

离乱弦歌忆旧游：西南联大求学记，赵瑞蕻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赵瑞蕻先生是温州人，这一册书初版在2007年，距离赵先生去世已经8年。彼时在写作这个专题的时候，西南联大并不似今天这般被人广为所知，历史的江河起伏，不知道什么时候，一段史实浮出水面，抑或永远沉默湮灭难寻。全书以回忆西南联大求学为主线，衡山岁月，蒙自时光，昆明故事，在赵先生白开水般平铺直述中，一一呈现，极富个人色彩。其中怀念师友，诸如燕卜苏、柳无忌、朱自清、闻一多、吴宓、沈从文、冯至、钱锺书、范存忠、王季思、穆旦、许国璋等人，生活细节蔓延其中，读来如见斯人。亦常常有“访旧半为鬼”的慨叹，旧友凋零，在时代中各自因缘际会，徒呼奈何。就是赵瑞蕻自己，也在新纪元开始前，如其夫人杨苡所写，“又一片树叶落下”。而写序的杨先生，年初亦是“又一片树叶落下”。车轮滚滚，许多时候，总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吧。

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美)卢苇菁著，泰彦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5月第1版，2022年7月第3次印刷。

贞女和节妇并不相同，前者指的是未婚而守节的少女。明清时节，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动，不见于儒家典籍的贞女现象突

然出现在大江南北。随着朝廷的旌表和儒家文人激烈的争论和歌颂，越演越烈，成为具有强烈表演性质的道德实践，涌现在典籍史册中，成为一个极端而奇异的文化现象。其中原委，自然不能一语概括。这本书，就在帝国晚期的文化、政治、思想史的大语境中考察贞女现象的起源和升级，不仅把彼时历史条件的复杂性一一道出，也把女性作为独立而具有自我意识的形象，置在历史变革中间来考察，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女性思想史。除了宏观视角之外，此书还将女性放置在家庭之网中，分析她给家庭带来的烦恼和矛盾，以及自处的困境。凡此种种，调动了朝廷实录、地方志、文人传记、贞女诗文等大量材料，建构了严密的逻辑框架，让人信服。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日)川本芳昭著，余晓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2版第2次印刷。

讲谈社中国史第五卷，进入的是五代十国魏晋南北朝的大乱时期，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侯景之乱、北镇之乱，无数割据势力此起彼伏，呼啦啦王朝兴，呼啦啦大厦倾，兴亡之间，动辄就是数十万黎民百姓的鲜血淋漓。史书一行字，黎元千行泪。其中慷慨悲歌处，岂是帝王将相史所能瞩目的。在这段可谓最为黑暗的中国历史中，黄巾之乱、五胡乱华，上演的禅让、夺权、残杀、灭族，确实够得上中华的大崩溃。但在这种叙述中，本书作者也注意到

胡汉关系的大对抗中，亦出现了大融合的趋势，或者说是中国化的趋势，甚至于这种趋势还辐射到彼时的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将中国的思想或制度播迁久远，形成了“以秦汉帝国为母胎，以接受其册封的形式在魏晋南朝的体系中成长，并在突破这一体系的过程中逐渐崛起”的有着共同侧面的国家群。这也是作者命题中国中华之扩大的旨意所在。

金乡望族，陈文苞著，嘉兴吴越电子音像出版有限公司，202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陈文苞兄近些年耕耘在乡邦文献这片热土中，考据旧籍，梳理家乘，又出入田野街巷，螺蛳壳里做道场，颇出了一些成绩，譬如《锦绣江南》《鳌水苍山》等等，关心地域文化的人可以读读。这册《金乡望族》是他这几年在金乡这座小城摸爬滚打，访旧老，钻族谱，所得的一个成果。对金乡这座颇具特色的小城所涌现的一大批家族，有个提纲挈领的梳理。诸如张、余、夏、徐等等，起到一个收罗集合的作用吧。用心处，读者大体从篇目命名处就可以看出来。因为每个章节都为家族作传，数百年历史，几十代人风流云转，都要浓缩在短短数千字中，写人记事，点到即止，有时不免失之粗疏，读起来就有隔靴搔痒之感。不过，为地方存史的意义显而易见，至于能不能为“乡贤自治”之精神做一注脚，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